

#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极右政党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

田 焯

[提要]欧洲一体化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与国家的整合运动,通过对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合,在欧洲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共同体。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部分民众担心欧洲一体化会导致民族特性消失,害怕本国和本民族利益受损,因此排斥欧洲一体化,反对移民,推崇国家利益至上,这种思潮造成了欧盟极右政党的崛起。近年来欧盟极右政党发展壮大,还与欧盟经济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盟各国经济总体上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受到冲击的中下层民众迁怒于外国移民和外国企业。同时,大量难民到达欧盟,造成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进一步影响到普通民众,欧盟极右政党提出的一些排外口号正好迎合这部分民众的心理。极右政党利用欧盟的各种社会问题,打着解决社会难题的幌子,将犯罪和失业归咎于外来移民,掩盖煽动种族仇恨的排外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脱离欧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极右政党;国家利益;文化冲突;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8—017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及其影响研究”(15BMZ0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世界民族问题、欧洲一体化。甘肃兰州 730000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于“量”和“质”两个维度,一是成员国的增加,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大;二是共同性的增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越来越统一。第一个维度比较直观,直接体现在欧盟成员国数量上。第二个维度相对复杂,欧盟的共同性建立在成员国“主权让渡”基础之上,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共同性的塑造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成员国让渡更多的权力,才能建立统一的政策。由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协调的复杂性,当欧盟的共同政策难以覆盖所有成员国的利益时,成员国国内社会层面必将优先考虑本国及本民族利益,从而诱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高涨,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极右政党崛起的根本原因。

极右政党(Extreme Right Party)指其政治立场位于政治光谱中最右端的政党,推行及传播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思想和行为,突出表现为传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政党。英国巴斯大学政治学者伊特维尔曾将极右政党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反对民主制度、奉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强国理念。与传统的右翼政党支持自由

民主制度和开放的市场不同,极右政党支持专制政府、信奉保守主义,支持特定族群或宗教,极力排斥其他族群或宗教。本文对欧洲极右政党界定为反对欧洲一体化、反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鼓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党。对于极右政党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大多从其发展的根源、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较少关注其作为一种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极右思潮崛起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现象对欧洲一体化、欧洲社会、欧洲认同等方面产生的各种影响。因此,在研究和借鉴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总结欧盟成员国内极右政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论述欧盟极右政党发展和壮大的原因,探讨极右政党的政治主张以及对欧盟产生的影响。

## 一、欧盟极右政党的产生与发展

二战结束后到欧洲一体化启动之前,欧洲曾出现形形色色的新纳粹组织,如1946年成立的“意大利社会运动”,1949年成立的“德国国家党”

等。这些极右翼组织出现于二战后欧洲社会对极右翼势力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加之这些组织缺少系统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在选民中影响力不大,尚未形成气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及移民问题和难民问题的凸显,欧洲极右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崛起,具体情况如下。

### (一) 法国极右政党

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极右政党为“国民阵线”(法语 Front National,简称 FN,英文名 National Front)。“国民阵线”于1972年由法国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创建。“国民阵线”以反对移民、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等为施政纲领,代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移民政策上,“国民阵线”反对接纳大规模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国民阵线”反对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要求法国放弃申根条约;在经济政策上,“国民阵线”建议退出欧元区,重新掌握对法国货币的主导权。正如相关专家总结,“国民阵线”政治上奉行民族一民粹主义,经济上奉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社会文化上奉行极端民族和种族主义。<sup>[1]</sup> 以此可以界定“国民阵线”属于极右政党。

在1988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一鸣惊人,一举成为法国第三大政党,此后由于出现了内部纷争,“国民阵线”归于沉寂。在2002年举行的首轮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党主席让·玛丽·勒庞胜出,震惊了法国和欧盟政坛。但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被法国左右翼联合击败而落选,此后“国民阵线”再度陷入沉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洲难民问题的影响下,“国民阵线”鼓吹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再度有了市场。2010年法国地方选举中,让·玛丽·勒庞凭借较高的支持率重返法国政治舞台。2011年1月,让·玛丽·勒庞的女儿马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67.65%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新一任“国民阵线”主席,继位后马琳娜·勒庞开始修改党章,积极去除极右翼标签,力图为“国民阵线”塑造新形象。在2012年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仅排在法国传统的左右两大主流政党之后,位列第三名;在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以24.95%的得票率位列榜首,战胜了传统的右派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和左派政党社会党,这一选举结果再次震惊法国及欧

盟政坛。2015年12月举行的法国大区选举首轮投票中,“国民阵线”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在13个选区中的6个选区中取得领先地位。马琳娜·勒庞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后宣称,“国民阵线”是“法国第一大党”,并且该党“本来就肩负着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团结全国人民的使命”。<sup>[2]</sup> 2017年4月,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马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获得了21.30%的支持率,仅比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当选为现任总统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少了不到3个百分点。从上述选举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国民阵线”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逐渐扩大的态势,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对法国和欧盟产生影响。

### (二) 英国极右政党

英国极右政党主要包括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简称为 UKIP)、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简称为 BNP)等。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以退出欧盟、反对接受移民为施政纲领。201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28.73%的得票率获得22个议席,与5年前的选举相比,得票率上升11.67个百分点,议席增加了10个。而英国传统的两大政党保守党以及工党则相形见绌,保守党以24.19%的得票率获得16个议席,在所有政党中排名第二,得票率比上次选举下滑3.68个百分点,议席减少了5个。工党获得了14个欧洲议会席位,比上次选举增加5席,得票率为23.98%。作为英国境内唯一明确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政党,英国自由民主党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仅获得1个议席,比上次减少了8席。<sup>[3]</sup> 除了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胜利外,在2015年举行的英国大选中,英国独立党获得了380万票,占总票数的12.6%,得票数排名第三。<sup>[4]</sup> 虽然最终英国独立党只赢得1个席位,却获得了超过380万英国选民的支持,差不多是苏格兰民族党和自由民主党所取得的票数总和,更比5年前的支持率提高了9.6%,成为英国境内人气上升最快的党派。<sup>[5]</sup>

英国国家党是英国的另一支极右政党,成立于1982年,由约翰·廷德尔在联合几个政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英国国家党以反对移民进入英国,反对伊斯兰文化和多元文化,推崇英国的传统文化为党纲,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的纳粹党。相对于英国独立党,英国国家党影响力有限,但近年来随着欧盟东扩和西亚、北非地区性冲突等事件的

发生,英国境内的移民问题、难民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日益突出,英国国家党逐渐获得了更多支持者,影响力逐渐扩大。在英国独立党、英国国家党等极右政党的影响下,英国境内反欧盟、反移民、反难民的疑欧主义力量越来越强,逐渐演变为脱欧势力,从而开启了脱欧运动。2016年6月24日,英国公投最终结果显示,51.9%的民众选择支持脱离欧盟。2017年3月29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意味着在加入欧盟44年后,英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该联盟的成员国。

### (三) 奥地利极右政党

奥地利极右政党主要为奥地利自由党(德语 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简称 FPÖ,英文名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该党于1955年成立,曾于1983-1986年和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与德国相比,二战后奥地利一直以二战受害国自居,没有对前纳粹份子进行彻底地清算,对极右政党较为宽容,因此保留了极右翼势力存在的土壤。

奥地利自由党在成立早期表现比较平和,没有提出过于激进的主张。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任党主席约尔格·海德(Jörg Haider)发表了许多淡化纳粹所犯罪行的言论,坚决反对奥地利加入欧盟,在奥地利加入欧盟后他又反对欧盟扩大。他把奥地利财政赤字的原因归咎于外来移民,断言“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奥地利本来是不会出现财政赤字的”,因此要求政府实行“无移民政策”。<sup>[6]</sup>约尔格·海德的主张赢得了部分失业人员、小企业主和城市贫民的认可。在1999年举行的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中,奥地利自由党赢得了26.9%的选票,与另一右派保守党奥地利人民党联合执政。奥地利自由党成为欧盟境内首次执掌进入国家层面权力的极右翼政党,从而引发14个欧盟国家共同经济制裁奥地利。<sup>[7]</sup>

在2006年开展的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中,奥地利自由党获得了21席(共有183个席位),成为国民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之后一直稳居第三,但获得的席位有所增加。在2013年举行的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中,奥地利自由党仍然保持了第三大党的地位,但得票率明显上升,在议会中的席位也增至42席。<sup>[8]</sup>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进一步加深,2015年奥地利接纳了相当于全国人口1%的难民,是难民接收比率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难民问题引起了奥地利民众的极大关注,奥地利反难

民情绪高涨,使奥地利自由党支持率进一步提升。在2015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议会选举中,民意调查显示自由党的支持度与战后长期执政的中左翼政党社民党接近,甚至有机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sup>[9]</sup>2017年10月,新一届的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中,奥地利自由党取得了26%的得票率,仍然位居第三,但得票率继续增加,比位列第二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仅仅少了0.8个百分点。<sup>[10]</sup>两个月后,奥地利人民党和自由党达成协议同意组建联合政府,自由党再次入阁。

### (四) 芬兰极右政党

正统芬兰人党(芬兰语 Perussuomalaiset,简称 PS,英文名 The True Finns)是芬兰国内的极右政党的代表,正统芬兰人党原名农村党,于1995年在解散芬兰农村党的基础上成立。正统芬兰人党主张维护小农、城市贫民和中小企业利益,反对欧洲一体化。自1999年以来,正统芬兰人党的影响力日渐提升。在1999年举行的芬兰议会选举中,该党仅拿到了0.99%的得票率,取得了1个议席(共有200个议席),在芬兰所有政党中排名第九。在2003年举行的芬兰议会选举中,该党有所进步,不仅赢得了1.57%的得票率,占有的议席数也增加到3个,在芬兰所有的政党中排名第八。在2007年举行的芬兰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4.05%的得票率,占有的议席增加到6个,排名保持不变。在2011年举行的芬兰议会选举中,“正统芬兰人党”借批评欧盟的反金融危机政策,将本党的得票率急剧提升到19.05%,成为芬兰议会第三大党,与芬兰主流政党不相上下。<sup>[11]</sup>在2015年4月举行的芬兰国会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得票率达到了17.65%,在芬兰所有的政党中排名第二。此外,从芬兰总统选举、欧洲议会选举、芬兰地方市政选举等选举情况来看,正统芬兰人党的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加。

### (五) 挪威极右政党

挪威的极右翼政党曾是民族统一党(Nasjonal Samling),在二战德国占领时期,该党曾统治挪威。挪威解放后,民族统一党消失了,几个与之类似的本土极右翼运动开始兴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挪威进步党。挪威进步党(挪威语 Fremskrittspartiet,简称 FrP,英文名 Progress Party)于1973年成立,奉行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对外国移民和申请避难者态度较苛刻,媒体和学者认为该党奉行自由主义和极右翼民粹主义。2011年7月

22日,挪威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引爆了一颗位于挪威奥斯陆市中心首相办公室附近的汽车炸弹,造成8人死亡,30人受伤。之后袭击者又在附近的于特岛对挪威工党青年营的参与者进行大肆杀戮,最终造成77人死亡。<sup>[12]</sup>这一恐怖事件的制造者为布雷维克,曾于1997年加入挪威进步党青年团,2004年成为进步党党员,之后因为不再交纳党费而被劝退。

在2013年举行的挪威议会选举中,进步党赢得了29个席位,位居第三,与保守党联合组阁。在2017年举行的新一届挪威议会选举中,进步党赢得了28个席位,继续位列第三。<sup>[13]</sup>调整后的内阁由19名成员组成,其中11人来自保守党,8人来自进步党。除了进步党外,挪威境内的极右政党还曾有维格利德党(Vigrid)和白人选择联盟(White Choice Alliance)等。维格利德党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体,崇拜挪威神话中的神,宣扬民族主义,反对外来移民,由于主要理论家托雷·特韦特(Tore Tvedt)退党等原因,维格利德党于2009年解散。白人选择联盟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政党,曾在1997年参加议会选举,但没有成功,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解散,为一些更小的团体所取代。

#### (六) 瑞典极右政党

瑞典民主党(瑞典语 Sverigedemokraterna,简称SD,英文名 Sweden Democrats 或 Swedish Democrats)是瑞典极右翼政党,成立于1988年,自称为民族主义政党。<sup>[14]</sup>瑞典民主党人坚决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接纳难民,宣称目前的瑞典的移民政策和欧洲一体化政策已经失败。瑞典首相斯特凡(Stefan Löfven)曾将其界定为“新法西斯”党。<sup>[15]</sup>虽然民主党多次参选国会均未能取得议席,但自2006年该政党在市政议会选举中获得较大关注后,瑞典民主党的影响开始逐步提升。在2010年举行的瑞典议会大选中,该党获得了5.7%的得票率,取得20个议席,首次进入国会。2014年举行的新一轮的瑞典议会大选中,瑞典民主党取得了更大的收获,获得了12.9%的得票率,在议会中赢得了49个席位,占总席位的14%。在新一轮的难民危机中,瑞典民主党支持率继续高涨,据瑞典益普索(Ipsos)市场研究公司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瑞典民主党在2016年的民众支持率达19%,再创历史新高。<sup>[16]</sup>

#### (七) 荷兰极右政党

荷兰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简称

PVV,英文名 Party for Freedom)是荷兰极右翼势力的代表。荷兰自由党成立于2006年,主张降低税收,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反对伊斯兰教,反对接受穆斯林移民。2006年自由党首次参加荷兰大选时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共获得了9个席位,从而成为荷兰议会的第五大党。2009年,荷兰自由党在欧洲议会中选举拿下了4席,一举成为荷兰第二大党。在2010年举行的荷兰议会大选中,荷兰自由党拿下了24席,成为荷兰议会第三大党,自由党以默许支持的方式与基民盟联合组建内阁,但在2012年4月,自由党反对内阁继续削减财政赤字,撤回了默许支持,导致内阁倒台。在2017年3月进行的荷兰众议院选举过程中,自由党拿到了20个席位,比此前增加了5席,成为荷兰第二大党,再次反映了自由党在荷兰社会中的影响力。

#### (八) 德国极右政党

在东德和西德统一以前,西德的排外主义、反犹太主义等极右思潮主要存在于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在青年群体中较为少见。德国统一后,德国国民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用于公共福利等事项的开支也大为减少,德国民众对此颇有怨言,客观上为极右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目前德国极右政党中影响较大的政党主要为国家民主党(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NPD,英文名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和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简称AfD,英文名 Alternative for Germany),此外,德国人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简称DVU,英文名 German People's Union)、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简称REP,英文名 The Republicans)也属于极右政党。

德国国家民主党成立于1964年,其前身为极右翼的德意志帝国党。1968年,德国国家民主党在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获得了9.8%的选票,之后仅在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了一次胜利,即1988年在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1%的选票,以及在石荷州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2%的选票。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该政党在各级选举中都默默无闻。进入21世纪后,受移民问题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国家民主党重新赢得了一些德国选民支持。在2004年州议会选举中,他们分别在图林根州和萨尔州获得了1.6%和4%的支持率。在2004年举行的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中,国家

民主党获得了9.2%的选票,并且从1968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州议会,并拥有了12名代表。在2006年举行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选举中,国家民族党获得7.3%的支持率,获得了6个议会席位。尽管德国国家民主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国家民主党一直未获得有效突破,至今尚未获得德国联邦议会席位。国家民主党作为德国传统极右政党,不像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极右政党那样因为欧债危机而变得更加强大,这可能与德国的历史有关,德国作为二战纳粹的发源地,在战后对极右思潮进行了较为彻底地清算,极右势力长期被压制。即便是进入21世纪,德国政府也在竭力抵制极右政党,例如2001年施罗德政府曾尝试取缔国家民主党,并联合德国联邦议会和参议院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上诉,但最终被联邦宪法法院以“整个法律程序存在不可弥补的程序错误”为由驳回。虽然极右政党在德国难成气候,但也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发生改变。例如最近发生的难民危机对德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新的极右政党开始在德国崛起,另类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在选举中以难民问题大做文章,竭力抨击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提出了重设边境管控等政治诉求,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2017年9月举行的德国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另类选择党得票率排行第三,拿到了12.6%的选票,超过了进入联邦议会所需的5%得票率的门槛,成为二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政党。

#### (九) 意大利极右政党

1991年,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领导的伦巴底自治联盟(the Lombard League)与意大利北方地区其他自治联盟联合建立了北方联盟(意大利语Lega Nord,英文名North League),成为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第四大政党和地区第一大党。与此同时,北方联盟利用地区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以此蛊惑地区选民获取了大量选票,先后三次入主右翼联合的中央政府,这不仅震撼和改变了意大利政治格局,且参与执政的时间之长,也远远超过西欧其他国家极右政党。北方联盟崛起于意大利富裕的北方地区,其政治活动和思想理论是把北方地区作为“中心地区”,以“北方人民”的身份反对“政治精英”和南方人、反对“腐败的”罗马中央政府、反对外来移民以及欧洲一体化。<sup>[17]</sup>

北方联盟成立之初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强烈反对由北方纳税养活落后的南方地区,要求改变北方创造的财富被无限制地流入南方的现状;二是呼吁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主张实行联邦制,以此赋予各地区更多的自主权;三是保护国内就业岗位,抵制外国移民大量涌入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大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北方联盟以致力于北方独立的激进言论和反移民的强硬排外立场活跃于政坛,迎合了意大利北方人“求新、求变”的心态,吸引了大量的北方民众。<sup>[18]</sup>进入21世纪以来,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北方联盟进一步表现出强硬的立场,主张恢复边境检查制度,减少外来人口进入意大利,得到了不少意大利人的支持。

除北方联盟外,五星运动(意大利语Movimento 5 Stelle,简称M5S,英文名Five Star Movement)也是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五星运动党成立于2009年,“五星”指政党的五大支柱理念:水资源公共化、可持续交通、发展、连通性和环保主义。五星运动党反对欧元,积极推动意大利退出欧元区公投,甚至提出就意大利退出欧盟进行全民投票。此外,五星运动党还坚决反对外来移民,强调五星运动党要为意大利人谋福利,拒绝为移民及其子女谋福利,因此受到众多民众(主要为学生和工薪阶层)的广泛支持。<sup>[19]</sup>五星运动党于2010年对外宣布参加选举,在2010年举行的意大利地方议会选举中,该党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些城市如热那亚、皮亚琴察、蒙扎、帕尔马等地所获得的选票都超过了10%。在2013年举行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五星运动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了23.79%的选票,赢得了54个席位,成为参议院第二大党;在众议院获得了25.55%的选票,赢得了109个席位,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在201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五星运动党得票率为22%,位列第二。<sup>[20]</sup>2016年举行的意大利地方选举中,意大利五大中心城市中罗马、都灵两市的市长由五星运动党党员出任。由此可见,意大利极右政党在国内影响逐渐增大,其主张得到了不少意大利人的支持。

#### (十) 希腊极右政党

金色黎明党(希腊语Χρυσή Αυγή,英文名Golden Dawn)是希腊具有代表性的极右政党,于1993年正式成立。早期金色黎明党曾提出扩大希腊领土的方案,意图将希腊领土扩张至阿尔巴尼亚南部和保加利亚南部,并谋划通过和土耳其进

行战争的方式,夺回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驱逐穆斯林,打击伊斯兰势力。<sup>[21]</sup>2005年,金色黎明党曾暂时停止政治活动,并被吸收入爱国联盟。两年后爱国联盟停止了活动,金色黎明党开始复出。

在2010年举行的希腊地方议会选举中,金色黎明党在雅典市得到了5.3%的选票,从而拿到了市议会的一个席位。在一些较大的移民社区,金色黎明党的得票率达到了20%。在2012年举行的希腊国家议会大选中,由于高失业率、财政紧缩和移民议题,该党支持率大幅提升,在选举中得票率达到6.97%,取得21席,首次进入希腊国会。在2015年举办的新一届国家议会选举中,金色黎明党获得了7%的选票,在议会中列为第三大党。

#### (十一) 丹麦极右政党

丹麦人民党(丹麦语 Dansk Folkeparti,简称DF,英文名 Danish People's Party)是丹麦的极右政党,人民党成立于1995年,从丹麦进步党中分离产生。丹麦人民党的立党宗旨是保护丹麦人的文化遗产,实行严格的法治,限制移民,反对穆斯林文化。<sup>[22]</sup>(P.178)受人口老龄化以及低生育率等因素影响,丹麦曾通过吸引外来移民手段补充其劳动力市场,同时,加入欧盟后的丹麦由于其较高的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更是吸引了不少移民涌入。据统计,目前丹麦570万人口中,非丹麦出生的外来移民约占十分之一。<sup>[23]</sup>移民问题在丹麦政治生活中较受关注。

在丹麦人民党成立之初至21世纪初期,丹麦人民党影响不大。随着近期欧洲难民问题的加重,丹麦人民党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这也反映出普通丹麦民众对待难民态度的微妙变化。据统计,2014年丹麦共接收了约1.5万名前来寻求庇护的难民,这一数字是2013年的两倍。<sup>[24]</sup>难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丹麦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丹麦极右政党的扩张。在201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丹麦人民党获得近27%的选票。在2015年举行的丹麦议会大选中,人民党获得了21%的选票,成为丹麦第二大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 (十二) 其他欧盟国家的极右政党

除了上述国家外,欧盟境内其他成员国也存在极右政党的活动。例如在保加利亚,极右政党“阿塔卡”(Ataka)影响日益扩大;在捷克,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同罗姆人之间的对立情况时有发生,

并不断引发暴力活动;在西班牙,极右政党“我们能”成立4个月后即参加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并赢得席位,在次年的西班牙大选中又组建成“联合我们能”联盟,一举成为西班牙第三大政治势力;在波兰,极右团体发动的针对境内犹太人、吉普赛人、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暴力活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其行为包括涂写纳粹标志、打砸犹太教堂和穆斯林中心、焚烧犹太人墓园等;在匈牙利,针对犹太人、罗姆人等少数族群的暴力活动时有发生,极右政党在匈牙利政治格局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由政坛边缘进入了前台,匈牙利极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不但进入了欧洲议会,而且还发展成为匈牙利第三大党派,成为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sup>[25]</sup>欧盟境内极右政党的崛起,似乎成为这一时期欧盟政坛的一大潮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 二、欧盟极右政党崛起原因分析

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对纳粹主义进行了彻底地清算,极右翼势力一直被左翼压制,在较长时间内极右翼势力对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主张较少提及,更多的声音是多元化、包容、普世价值等。这一情况持续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发生之后,伴随着欧盟东扩、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的到来,二战以后在欧洲几乎销声匿迹的极右翼势力又开始死灰复燃,并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从欧盟各国极右政党的成立时间来看,大多数极右政党成立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的欧盟东扩时期。

欧盟极右政党的抬头,一方面与近年来欧盟的经济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盟各国经济总体上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受到冲击的中下层民众难免迁怒于外国移民和外国企业;另一方面还与最近几年发生的难民危机有关,大量难民的到来,造成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进一步影响到普通民众,极右政党提出的一些排外口号正好迎合这部分民众的心理。具体而言,欧盟极右政党的崛起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的原因。

#### (一) 政治因素

民主政治是欧盟的入盟标准之一,欧洲一体化建立在这种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因此欧盟的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认同民主政治。欧洲国家申请加入欧盟也需要申请国进行民主决策,但一直为人所诟病的是,参与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欧洲各国的政治精英,普通民众的参与度有

限,从而影响了普通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认同。特别是欧盟在历经多次东扩后,欧洲一体化发展速度过于超前,成员国在对欧盟认同尚未充分建立的前提下,开始让渡国家权力构建欧盟认同,从而对民族国家的运行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势必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欧盟认同是一对悖论,强调欧盟认同必然削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强调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也将影响欧盟认同。在构建欧盟认同的背景下,极右政党对让渡国家主权,瓦解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欧洲一体化将会使各国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消失,导致民族和国家的消亡。

因此,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一些欧盟成员国民族主义的反弹,从而为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为核心的极右翼势力的膨胀创造了条件。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极右政党都提出了类似“要民族国家不要欧盟”的口号,这也成为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一个政治主张和纲领。极右政党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竞选纲领,恰好迎合了欧盟境内一部分有着民族主义情结的社会民众,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充满了疑虑,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信心不足,害怕一体化会带来国家消失和民族消亡,从而成为极右政党的坚定支持者。

## (二) 经济因素

欧洲一体化始于经济一体化,二战后西欧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经济因素是促使欧洲联合的诸种合力中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欧洲一体化逐渐由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全面过渡,开启了由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欧洲联盟的转变。纵观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欧盟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步加强经济、政治统一的过程,其中经济统一是基础,政治统一建立在经济统一的基础之上,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统一。因此,当欧盟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必然会影响到欧盟的政治稳定。

从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欧经济发展迅猛,就业充分,一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得到掩盖,从而减少了排外的极右翼势力的生存土壤。这一时期是欧洲极右政党的低潮期,不仅极右政党数量少,而且活跃度低。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失业率也居高不下。从经济数据来看,自1989年到

1997年,欧共体(欧盟)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这一期间只有1994年、1995年、1997年这3年的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上。<sup>[26]</sup>从失业数据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法国、德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失业率不到5%,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欧共体各国失业率开始小幅度上升,到了1996年,欧盟失业人数却急剧上升至1900万人,失业率已高达11%左右。<sup>[27]</sup>这一时期是欧洲极右政党建立的高潮期,丹麦人民党、希腊金色黎明党、意大利北方联盟、瑞典民主党、正统芬兰人党等极右政党都在这一时期建立。进入21世纪以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西欧失业总人数约2000万人,大部分国家失业率一直都持续在10%左右。<sup>[28]</sup>面对这些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欧盟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普通民众认为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占有了本地工作者的岗位,导致社会民众的排外情绪加剧。在此背景下,极右政党反对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得到了大批失业者、低收入者、具有排外倾向的选民的支持,客观上推动了极右政党的发展。

## (三) 文化因素

欧洲文化认同指欧洲民众对于欧洲文化(如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等)的认可和接受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欧洲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因为文化具有传递认同信息的功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曾指出: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认同由其文化所决定。<sup>[29]</sup>(P.51)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欧洲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区域,本土的欧洲文化遭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欧洲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对欧洲文化认同产生影响,激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公布的数据,2016年欧洲的穆斯林人数占欧洲总人口的4.9%,其中30个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总人数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即便是零移民,2050年欧洲穆斯林也将从目前的4.9%增加到7.4%。<sup>[30]</sup>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少数民族,由于穆斯林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穆斯林,穆斯林的平均生育率为2.6%,而非穆斯林仅为1.6%。<sup>[30]</sup>未来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将持续增加,这一情况引起了一些欧洲民众的焦虑。



德国左派国会议员龚本第说“整个欧洲都有一种焦虑,一股反伊斯兰的强烈恐惧正在滋长。”<sup>[31]</sup>在此背景下,欧盟成员国境内以反对伊斯兰文化为宗旨的极右翼势力活跃起来。法国长期研究欧洲极右政党的政治学家加穆斯指出:欧洲极右翼势力近十年来发展迅速,其部分观点是:欧洲正在伊斯兰化,所有的穆斯林都是西方的敌人。<sup>[32]</sup>此外,欧洲还发生了一系列涉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事件,如2005年7月英国伦敦地铁和公交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2015年2月《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2015年2月丹麦哥本哈根恐怖袭击事件、2016年3月布鲁塞尔连环爆炸事件,等等。这些恐怖事件震惊了欧盟,欧盟的一些民众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存在恐惧心理,极右政党充分地利用了民众的恐惧心理,煽动社会负面情绪,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 (四) 社会因素

外来移民和难民引起的相关社会问题是极右政党兴起的催化剂,极右政党充分利用这些社会问题,对外来移民和难民进行污名化,以此抨击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思潮,引发社会关注,藉此登上政治舞台。二战结束后,西欧以引进外来移民的方式弥补当地劳动力的不足,外来移民为西欧近代经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欧盟对外来移民又产生了新的需求。随着欧盟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重,西欧国家又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大量引入移民。外来移民在补充当地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产生了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社会需求,与本地民众产生竞争关系,导致一些民众对这些外来移民抱有抵触情绪,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就业岗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同时,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夸张的宣传也让部分普通民众将失业、养老、教育、社会治安等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sup>[33]</sup>

此外,由于有些不法移民本身存在非法行为、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难等问题,尤其引起了中下层人士的强烈不满。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失业者的排外情绪与极右翼势力的反移民主张不谋而合。另外,当前欧盟各国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也给极右政党的扩张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难民危机事件中,随着大量难民进入欧洲,社会治安面临严峻挑战,欧洲民众的社会恐惧

感陡增,较以前更加关注社会治安问题。一些极右政党将治安恶化和外来人口联系起来,反复强调二者有直接关系,得到了一些欧洲人的认同,因而极右政党提出来的反难民、反欧盟的主张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

综上所述,欧盟极右政党的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经济上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叠加欧洲债务危机,欧盟经济竞争力不断下滑,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普通民众对此颇有怨言。从政治上说,欧盟认同尚未完全建立,而且欧盟近年饱受“民主赤字”困扰,引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弹。从文化上说,面对异质文化的迅猛发展,本能的激发了欧盟民众的“排它”意识。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欧盟极右政党的崛起。因此,只要欧盟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诸多问题得不到根本性改善,极右政党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得到发展。

### 三、欧盟极右政党崛起的社会影响

通过对比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和欧盟极右政党的活跃阶段可以看出,欧洲一体化的扩张期与极右政党的活跃期具有高度重合性,从1995年到2004年,10年内欧盟共吸收了13个成员国(奥地利、瑞典、芬兰、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这一时期及其之后便进入欧盟极右政党的活跃期,极右政党开始在国内及欧盟政坛施展影响,他们煽动种族仇恨,歧视外来人口,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脱离欧盟,使欧洲政治局势面临诡谲变幻,同时对欧洲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倒逼主流政党“右转”,导致欧盟政治风向趋于保守

虽然欧盟境内极右政党的政治主张过于激进,而且可行性不强,但极右政党的冲击下,为了保持执政地位,欧盟传统的主流政党需要迎合被极右势力鼓动起来的部分选民的期望,修正传统的执政理念,积极应对极右政党的政治诉求,从而在竞选纲领、执政理念等方面“右转”。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对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态度的转变就是良好的证明。在2016年9月德国柏林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遭遇重挫,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因此默克尔首度承认难民政策失当。<sup>[34]</sup>2015年1月,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指出,移民问题将成为一个急需深入讨论的问题。他



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法国需要尽快解决移民问题,因为它会导致移民在受到不公时,相互聚集,滋生社群主义的形成。”<sup>[35]</sup>为争取选民,卡梅伦政府在限制外来移民问题上态度趋于强硬,承诺到 2015 年将英国移民人数降至每年 10 万以下。<sup>[36]</sup>

随着欧盟境内大批极右政党的崛起,目前欧洲面临着“极右政党主流化”和“主流政党右翼化”过程。极右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抛弃了一些过于激进的纲领,向主流政党靠拢,主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吸收了部分极右政党的主张,开始“右转”。例如 2010 年,在英国议会选举中执政 13 年的左翼政党工党最终被选民抛弃,人们据此认为欧洲政治正在明显“右转”;2015 年,在英国、丹麦、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波兰等 9 个欧盟成员国进行的 11 场选举中,各国中左翼政党的得票率均低于右翼政党;2017 年,虽然荷兰自由民主党击败了极右政党自由党,但自身立场也大幅右移;在捷克,支持脱离欧盟的捷克右翼党派 ANO2011 运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优先组阁权;在奥地利,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自由党实现了联合执政。至此,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左右翼政府的数量达到平衡,均为 10 个左右。<sup>[37]</sup>“极右政党主流化”和“主流政党右翼化”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在极右政党的带动下,主流政党被迫在移民问题、难民问题、欧洲一体化发展问题等方面作出让步。

### (二) 歧视少数民族群体,进一步激化欧盟民族矛盾

欧盟的成员国大多是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欧盟境内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世居的少数民族群体如犹太人、罗姆人等,另一部分是外来人口(主要是移民、难民)构成的少数民族群体。极右政党对少数民族群体极为排斥,他们热衷于向选民灌输一种观念: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并没有使本国民众受益,大规模外来移民和难民正在威胁欧洲本土文化和社会安全,因此需要退出申根协定,重设边境管控,减少外来人口进入本国。极右政党主张限制少数民族群体的就业权、教育权、入籍权等权利。例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提出“种族是不平等的”,主张把所有移民遣返回原籍地,提出“法国和法国人优先”的政策;希腊金色黎明党提出“将所有移民及他们的孩子从希腊医院和幼儿园中赶出去”<sup>[38]</sup>;英国“国

民党”的口号是“争取白人权利”,要求遣返全部在英有色人种。<sup>[39]</sup>

极右政党的这些宣传和主张使欧盟境内的民族关系趋于紧张,容易激化为民族冲突。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极右势力和犹太群体、穆斯林群体的冲突。“保护犹太人社区社团”的数据显示,自从 2000 年以来,反犹太的暴力行为年均发生率七倍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水平。法国 2013 年发生的所有种族主义暴力事件中,有五分之二针对犹太人,尽管这个族群占全国人口不到 1%。<sup>[40]</sup>极右势力与穆斯林群体的冲突也频频发生,例如 2014 年从德国兴起并逐渐蔓延到其他国家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德语: 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缩写为 PEGIDA) 运动,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引发了大量的冲突。

### (三) 影响欧洲社会整合,导致欧洲社会碎片化趋势

虽然不同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典型移民国家,二战后的欧洲(主要是西欧)为了填补劳动力的缺乏,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在德国称“外国人”(foreigner)或“外侨”(alien),在英国通常称其为“族裔少数群体”(ethnic minorities),在法国称其为“移民”(immigrants)或“外来人口”(population of foreign origin)。<sup>[41]</sup>外来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一直是西欧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长期以来西欧各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促进外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例如扩大移民的政治权利;对移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以适应当地生活;规范和降低移民入籍要求等。这些做法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这段时期是西欧国家的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的同化与融合功能发挥得比较成功的时期,欧洲的移民整合模式也被认为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最为成功的移民整合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模式。

随着欧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极右政党的粉墨登场,外来移民形象被极右势力刻画为“就业岗位的掠夺者”、“社会动乱的制造者”、“社会福利的坐享其成者”,影响了普通民众对外来移民的理性认识,人为地扩大了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例如“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娜·勒庞在 2012 年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延长外来人

口获得永久居住权的门槛年限,加大对于入籍申请的审查力度与增加办理程序。<sup>[42]</sup>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荷兰自由党在2017年荷兰议会大选中提出的部分主张是:荷兰全面禁止移民,恢复边界管控。<sup>[43]</sup>这些竞选主张带有明显的歧视和排外色彩,对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造成了负面影响,欧洲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将进一步显现,从而导致欧洲社会出现碎片化趋势。

(四) 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对欧洲一体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欧洲一体化是建立在欧洲认同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综合一体化,参与其中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还包括了相关民族。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需要参与其中的国家和民族进行让步和妥协,否则一体化难以发展和深化。欧盟境内大多数极右政党都鼓吹民族主义,在极右势力的鼓动下,很多民众将本国或本民族的让步和妥协视为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出卖,不愿意让步和妥协,导致欧盟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建立统一的政策,从而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此外,极右政党认为欧洲一体化将会取消本国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并使本国受到一体化的冲击,因此提出了“要民族国家,不要欧洲联邦”的口号。<sup>[44]</sup>极右政党的这一呼声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中颇有市场,特别是在危机中遭受冲击较大的国家,由于普通民众的自身利益受到了影响,他们把加入欧盟和参与欧洲一体化看作是危机的根源,进一步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冲击较大的希腊、匈牙利、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等国,极右主义政党已经在不同层级上取得了执政地位。如果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由极右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将极大地影响欧盟的稳定和发展。

### 小结

2017年以来,欧盟极右政党发展中的一个新趋势是从独立走向联合。2017年1月,欧盟境内的极右政党头目在德国科布伦茨市召开名为“民族和自由欧洲”的大会,参会的各个极右政党的高层多达100多名,其中包括意大利“北方联盟”领袖萨尔维尼、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荷兰自由党领袖威尔德斯、德国另类选择党主席佩特里等,欧盟境内的极右政党开展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尚属首次,初步显现了欧盟极右政党逐步走向联

合的趋势。德国和欧洲主要媒体纷纷对此次极右翼政党大规模聚会表示担忧,并称其意图“瓦解欧盟”。<sup>[45]</sup>2017年12月,奥地利极右政党自由党成功入阁后,引起了欧盟境内其他极右政党的狂欢,奥地利自由党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国家的极右政党领袖再次联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了主题为“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欧洲”的会议,讨论“欧洲的未来”,提议建立一种脱离欧盟的洲际合作新模式。<sup>[46]</sup>种种迹象表明,未来欧盟境内的极右政党将加大合作力度,通过联合的方式集体造势,以期获得更大的社会关注。

总之,极右政党的政治主张与欧洲一体化是背道而驰的。从最近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2014年)结果来看,本届欧洲议会共有751个议席,其中赞成欧洲一体化的党派仍占多数,欧洲人民党<sup>①</sup>与欧洲社会党<sup>②</sup>两大党团占据过半议席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能够主导欧洲议会的决策。但是,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获得的席位加起来超过140席,仅次于欧洲社会党,名列第三。<sup>[47]</sup>极右政党议席的大幅增加将会给欧盟政治格局带来更多的杂音,干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和效率;同时,极右政党还可能会利用欧洲议会的大平台宣扬其极端主张。在极右政党的干扰和煽动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将面临更多的障碍。但是,由于欧洲有着民主自由的传统和较成熟的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同时对二战中极右势力德意法西斯主义暴行有着沉痛的记忆,加之欧盟经济的开始好转,<sup>[48]</sup>难民危机开始“退潮”<sup>[49]</sup>,极右政党存在的基础将被慢慢瓦解。因此,从长期看,尽管极右政党还有可能继续扩大其影响,但终究难以成为欧盟政坛的主流,不会对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 注释:

① 欧盟各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党的联合组织,全名为欧洲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欧洲民主党,英文名称为 European People's Party (Christian Democrats) and European Democrats。

② 欧盟各国和挪威境内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和英国工党的联合组织,英文名称为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 参考文献:

[1] 彭妹祯.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缘何强劲崛起[J]. 当代世界, 2014(12).

[2] 孟小珂. “国民阵线”在法国政坛势头强劲[N]. 中国青年报, 2015-12-09.

[3] 周兆军. 英国反欧盟政党独立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E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6/c\\_12654768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6/c_126547689.htm) 2014-05-26.

[4] 高珺蓉. 英国大选: 保守党“意外”大获全胜[N]. 青年参

考 2015 - 05 - 13.

[5] 凯迪数据研究中心. 2015 年英国大选: 保守党大获全胜 [EB/OL]. 财经网: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0512/3880770.shtml> 2015 - 05 - 12.

[6] 何农. 欧美“极右风”法国挽狂澜 [N]. 光明日报, 2015 - 12 - 15.

[7] 郑安. 奥地利大选现政府获得连任, 极右翼势力惹关注 [EB/OL].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01/30041764\\_0.shtml](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01/30041764_0.shtml) 2013 - 10 - 01.

[8] 刘钢. 社会民主党再次成为奥地利第一大党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30/c\\_117564481.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30/c_117564481.htm) 2013 - 09 - 30.

[9] 彭海艳. 反移民情绪助推奥地利首都极右翼政党崛起 [EB/OL]. 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0/7741140.html> 2015 - 10 - 12.

[10] 刘向. 奥地利人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第一 [EB/OL]. 人民网: <http://hlj.people.com.cn/n2/2017/1016/c369794-30832351.html> 2017 - 10 - 16.

[11] 程君秋. 芬兰大选各党“洗牌”换位, 反北约派中间党获胜 [EB/OL]. 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4/6235783.html> 2015 - 04 - 20.

[12] 茉莉. 谁在美丽的挪威凶行? [J]. 开放, 2011(9).

[13] 梁有昶. 张淑惠. 挪威中右联盟赢得议会选举 [EB/OL]. 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9/11238958.html>, 2017 - 09 - 12.

[14] David Crouch. The rise of the anti-immigrant Sweden Democrats: We don't feel at home any more, and it's their fault [N]. the Guardian, Retrieved 24 February, 2015.

[15] Löfven, SDär ett nyfascistiskt parti (in Swedish) [N]. Aftonbladet, Retrieved 11 March, 2016.

[16] 李玫忆. 瑞典民主党支持率创历史新高 [EB/OL].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923/c1002-28735112.html> 2016 - 09 - 23.

[17] 张莉. 意大利北方联盟政党的地区民粹主义政策述评 [J]. 欧洲研究, 2009(2).

[18] 张小红. 意大利北方联盟 [J]. 国际资料信息, 2001(2).

[19] F Bordinon, L Ceccarini. The Five-Star Movement: a hybrid actor in the net of state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20, No. 4, 2015.

[20] 沈阳. 解析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理论主张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 - 07 - 04.

[21] Kitsantonis, Niki, Attacks on Immigrants on the Rise in Greece [N].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27 June, 2011.

[22] LK Topaloff, Political Parties and Euroscepticism [M].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3] 夏莹. 丹麦“反移民”助右翼人民党成为议会选举最大赢家 [EB/OL]. 欧洲时报网: <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other/20150620/196981.html> 2015 - 06 - 20.

[24] 石寿河. 移民问题助丹麦反对党联盟赢得大选 [E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19/c\\_111567626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19/c_1115676265.htm) 2015 - 06 - 19.

[25] 赵远方. 极右势力抬头冲击东欧 [EB/OL]. 国际在线网: <http://news.cri.cn/gb/27824/2011/09/07/5311s3363372.htm>, 2011 - 09 - 07.

[26] 杨易. 欧盟失业问题和前景 [J]. 国际问题研究, 1998(4).

[27] 默岭. 西欧国家失业问题严重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997(9).

[28] 李悦昌. 当前西欧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原因探析 [J]. 工会论坛, 2003(3).

[29] 罗建国. 欧洲联盟政治概论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30] Conrad Hackett, 5 facts about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EB/OL].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29/5-facts-about-the-muslim-population-in-europe/>, 2017 - 11 - 29.

[31] 反伊斯兰的恐惧, 欧洲正滋长 [EB/OL]. 联合早报网: [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50108-432945](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50108-432945), 2015 - 01 - 08.

[32] 杨敬忠等. 欧洲极右翼势力重新抬头 [EB/OL]. 央视网: <http://news.cntv.cn/world/20110728/112981.shtml>, 2011 - 07 - 28.

[33] 陈源川. 欧洲移民日子越过越难 [N]. 环球时报, 2002 - 05 - 30.

[34] 彭大伟. 默克尔首度承认难民政策存在错误“宁愿时光倒流” [EB/OL]. 中国新闻网: [www.chinanews.com/gj/2016/09-20/8008230.shtml](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9-20/8008230.shtml) 2016 - 09 - 20.

[35] 葛雨帆. 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无关, 但使社会复杂化 [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1-12/6960398.shtml> 2015 - 01 - 12.

[36] 张伟. 英移民大臣因雇黑工辞职 [N]. 北京青年报, 2014 - 02 - 10.

[37] 欧洲政党政治光谱向右偏移 [EB/OL]. 坚和网: [www.myzaker.com/article/5a2cb50fd1f149c001000007/](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a2cb50fd1f149c001000007/) 2017 - 12 - 10.

[38] 杨柳. 希腊极右政党提出将移民赶出医院幼儿园 [EB/OL]. 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w/2012-06-14/144824591601.shtml> 2012 - 06 - 14.

[39] 孙恪勤. 欧洲极右政党为何屡屡抬头 [J]. 求是, 2002(14).

[40] 思科. 巴以冲突致欧洲反犹太主义抬头, 法国成重灾区 [EB/OL]. 欧洲时报网: <http://www.oushinet.com/home/main-news/20140802/148793.html> 2014 - 08 - 02.

[41] 高鉴国. 欧盟的国际移民和社会整合政策 [J]. 欧洲, 2000(5).

[42] 2017 走近法国大选 [N]. 南方都市报, 2017 - 03 - 05.

[43] 反欧盟反移民荷兰极右政党明天选举或大胜 [EB/OL]. 联合早报网: [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70314-735625](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70314-735625) 2017 - 03 - 14.

[44] 王京. 极右在何处? [EB/OL]. 人民网: [www.people.com.cn/GB/guojj/209/8215/8219/20020520/732346.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ojj/209/8215/8219/20020520/732346.html), 2002 - 05 - 20.

[45] 田园. 欧洲极右翼政党聚首德国 [N]. 光明日报, 2017 - 01 - 24.

[46] 梁凡. 极右入阁, 考验欧洲一体化进程 [N]. 工人日报, 2017 - 12 - 19.

[47] 吴黎明. 谁的欧盟, 谁的欧洲 [EB/OL]. 新华网: <http://xinhuanet.com/s/60/2014/5/29/187336.shtml> 2014 - 05 - 29.

[48] 沈晨. 欧盟冬季展望预计今明两年经济持续好转 [EB/OL]. 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4/c\\_129478214.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4/c_129478214.htm) 2017 - 02 - 14.

[49] 欧洲难民危机“退潮” 2017 年人数减半 [EB/OL]. 搜狐网: [www.sohu.com/a/215124734\\_99996726](http://www.sohu.com/a/215124734_99996726) 2018 - 01 - 07.

收稿日期 2018 - 05 - 09 责任编辑 杨春蓉